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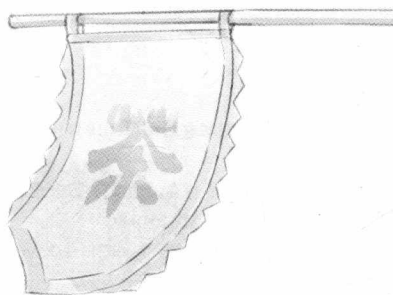
| 中国作协2017年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成果 |

老茶家的女儿们

曾维惠 著

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曾维惠 著

老茶家的女儿们

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茶家的女儿们 / 曾维惠著. -- 重庆: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8.8
ISBN 978-7-5621-9523-8

I. ①老… II. ①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69840号

老茶家的女儿们

LAOCHAJIA DE NÜERMEN

曾维惠 著

责任编辑 李晓瑞

装帧设计 熊熊

排 版 重庆大雅数码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地 址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

邮政编码 400715

网 址 <http://www.xscbs.com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重庆长虹印务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印 张 8.25

字 数 192千字

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21-9523-8

定 价 29.00元

引 子

“走，去讨个喜。”

“哪里有喜？”

“老茶家嫁外孙女。”

“赶紧的，去赶个吉利。”

“生得好端正的外孙女，哪家有这样的好福气？”

“王么嫂家。”

“就那个王富根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真的是那个王富根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王富根那个憨样，真是憨人有憨福。”

.....

是的，老茶家的外孙女，今天出嫁，嫁给河对面的王富根。

听，新娘的闺中好友们，正在骂媒：

背时媒人没良心，

牵起姑娘跳火坑，

背时媒人坏透顶，

牵起姑娘嫁憨人。

.....

听,老茶家的外孙女,正在哭嫁:

我的爹呀我的娘,
辛辛苦苦把女养,
如今女儿嫁出门,
爹娘白白疼一场。

.....

新娘哭了爹娘,又开始哭姊妹:

一个橘子十二瓣,
你我姊妹是同伴,
同一屋檐朝夕处,
如今姊妹要分开。

.....

“花轿到——”

新娘把该哭的都一一哭过,听到“花轿到”,又对着墙壁哭了一回:

北风寒,冰雪天,
鹰儿嫁到河对岸。
从此幸福擦肩过,
眼中便无好生活。

.....

这一哭,新娘是哭给自己的。

这一哭,让旁人都忍不住掩面,落泪。

“新姑娘出阁——先踩斗——娘家的好运别带走——”

堂屋香火旁的斗里,装着秤、剪刀、尺子、扣子、谷子,新娘出阁时,踩斗而出,表明不把娘家的好运带走。

“丢筷——十二双筷子丢在屋——衣食饭碗留娘家——”

新娘把十二双筷子扔在身后的屋内,表明把衣食饭碗丢给娘家。

新娘爸爸压轿后,一个声音高喊着:“上轿——哥哥背妹妹,好活一辈辈——”

这时候,一个黑黑的壮年男子,走到新娘跟前,背起新娘,一步一步地朝堂屋外走……每一步,都走得那样稳,每一步,都走得那样慢,仿佛要把这短短的距离,走出一个世纪来。

背着新娘的,是她的哥哥,但不是她的亲哥哥,而是她爸爸妈妈收的干儿子。

“呜呜呜——”新娘哭得无比伤心。

来到轿前,新娘紧紧地抓住哥哥的肩膀,不愿意从他的背上下来。

“鹰儿,好好过去,好好生活……”哥哥说话的声音很轻,新娘却听见了,她虽然很不舍,但还是放开了手。

新娘一上轿,刚刚背妹妹的哥哥,几步就钻进了隔壁的“张打铁”铁匠铺。

“哟哟哟,哥哥是要送亲的哟,今天不用打铁,不会扣你的工资,赶紧去送吧。”铁匠铺的老板娘尖着嗓门儿喊着,“你俩成不了一家人,也总要好好地送人家过门吧!送过去好好地告诉那个王

憨……呃，那个王富根，对你家妹子好点儿，可别让这朵花儿蔫儿了……”

哥哥假装没有听见，拿起铁锤，使劲儿地捶着一块铁……

“嘻嘻嘻，吃，吃，吃……”

“哎哎哎，不要抢我的喜糖，不要抢我的喜糖……”

着新郎装的那个人，竟然从一个五岁的小男孩手中抢过一大把喜糖，也没有剥一下，便一股脑儿朝嘴里塞。

“王富根，自个儿的喜糖也好吃啊？哈哈！”

“哟，你要是不叫他王富根，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，那个王憨包……”

“小声点儿，莫叫王憨包，莫让老茶公老茶婆听见了，老茶一家对人不错，给人留点儿脸面吧。”

“唉，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……”

……

“扑通——”王富根在轿前摔了个狗啃泥，又引来一阵笑声。

“王大公子，娶到这么一个大美人，你就欢喜得晕头转向了，哈哈！”一个轿夫说。

“起轿——打锣开道——车马行人，一律让轿——”

起轿了。轿里的新娘，哭成了一个泪人儿。一帘相隔，隔断了多少情与怨，外面迎亲和送亲的人，哪里知道新娘的悲愁与苦闷……

锣鼓唢呐，响声震天，长长的迎亲和送亲队伍，欢天喜地，这便是塘河古镇的婚嫁。花轿沿着老街石级，出了东水门，到了东码头，



上了披红挂彩的渡船,朝南码头驶去……

渡船已驶到河心。一个身穿红色对襟缎面棉袄的小姑娘,从家里冲出来,冲到石板街上,冲出东水门,冲到东码头,望着那艘朝南码头驶去的渡船,高喊:“姐姐——姐姐——”

五年前的那个冬天,那个叫冯鹰的姑娘,出嫁了。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叫王富根的智障男子,大家都叫他王憨包。那年,冯鹰二十五岁。

那个背新娘上轿的男子,叫袁佳辉,是冯鹰爸爸妈妈认的干儿子,那年,他三十岁。

那个在东码头大喊“姐姐”的女孩,是冯鹰的妹妹,名叫冯小茶,大家都叫她茶茶或小茶。按古镇婚嫁风俗,妹妹不能跟着送亲的队伍送姐姐到姐夫家。那年,冯小茶八岁。

还有那个被王富根抢糖吃的小男孩,叫陈大壮,虽然叫大壮,却是一个瘦小的男孩。那年,陈大壮五岁。

目 录

引子 1

第一章 说媒 1

第二章 做相 35

第三章 开庚 101

第四章 接妆 139

第五章 迎娶 187

第六章 苦嫁 217

尾声 249

第一章

说媒



1

初夏。塘河古镇。

这里，一条青石板老街，两条青石板小巷，三道寨门，一条小河，守望着数幢古建筑：民居、寺庙、祠堂、会馆、庄园等。古镇建筑以青石为基，以砖木为墙，青砖黑瓦，奇檐斗拱，雕梁画栋，典雅古朴。

走在古镇的石板街上，触摸那一廊一门一窗……你会心生出手触包浆古物时的情怀。那些斑驳的沧桑、那些古旧的气息、那些远古的温热，就这样抚摸着 你，包裹着你，让你沉醉其中，不能自拔。

塘河绕镇而过，绵延两岸的翠竹，在河里留下美丽的倒影。把镜头拉远一点，你能见到那些秀美的青山，在默默地守候着这一方古镇的同时，还生出几许神秘来。

塘河水呀清汪汪，
塘河妹子儿洗呀洗衣裳，
我撑竹排河里过，
见到妹子儿心呀心发慌。

.....

周日的清晨。

缓缓流淌着的小河里，一个老者，撑着竹排，吼着歌，好不惬意。竹排上有两个竹篓，远远望去，不知道里面装的是 什么，或许是刚从地里打起来的猪草，或许是准备拿到集市上去卖的新鲜蔬菜，或许是包塘河香粽用的粽叶（箬竹叶）……

塘河水呀清汪汪，
塘河的汉子撑呀撑船忙，
妹子儿你说要过河，
先给哥哥洗呀洗衣裳。

.....

老者的竹排，在山歌中，渐渐远去。

这条小河，最缺不了的风景，便是竹排。看，那边，一排竹排悠悠地朝东码头这边漂来。竹排本没有人撑，它只是顺着水流，飘飘而来。

竹排上，坐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，若不是他背着一个时尚的大背包，斜挎一块画板，手拿支架，他那头长头发那蓬长胡子，定会显得突兀。竹排上，还躺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，他双手垫在脑后，平躺在竹排上，望着晴空，仿佛在数着那些怡然自得的云朵。

男子支起支架，放好画板，拿出画笔、颜料、调色盘……一一摆好。显然，这是一位画家。然而，他并没有作画，只是望着远方。或许，谁也不知道他眼中的远方到底在哪里，他的眼神是空洞的，脸上也没什么表情，你无从跟踪他的思绪。

男孩仿佛躺够了，他起身来，从竹排上的那个布袋里掏出一只香粽，递给画家。画家接过香粽，看了看，找到粽叶丝捆绑的活结，轻轻一抽，便把捆绑粽子的粽叶丝给解开了。撕开粽叶，腊肉粽的香，扑鼻而来。然而，画家仿佛不为这腊肉粽香而动，他像完成男孩交给他的任务似的，轻轻地咬了一口腊肉粽，慢慢地嚼着，久久地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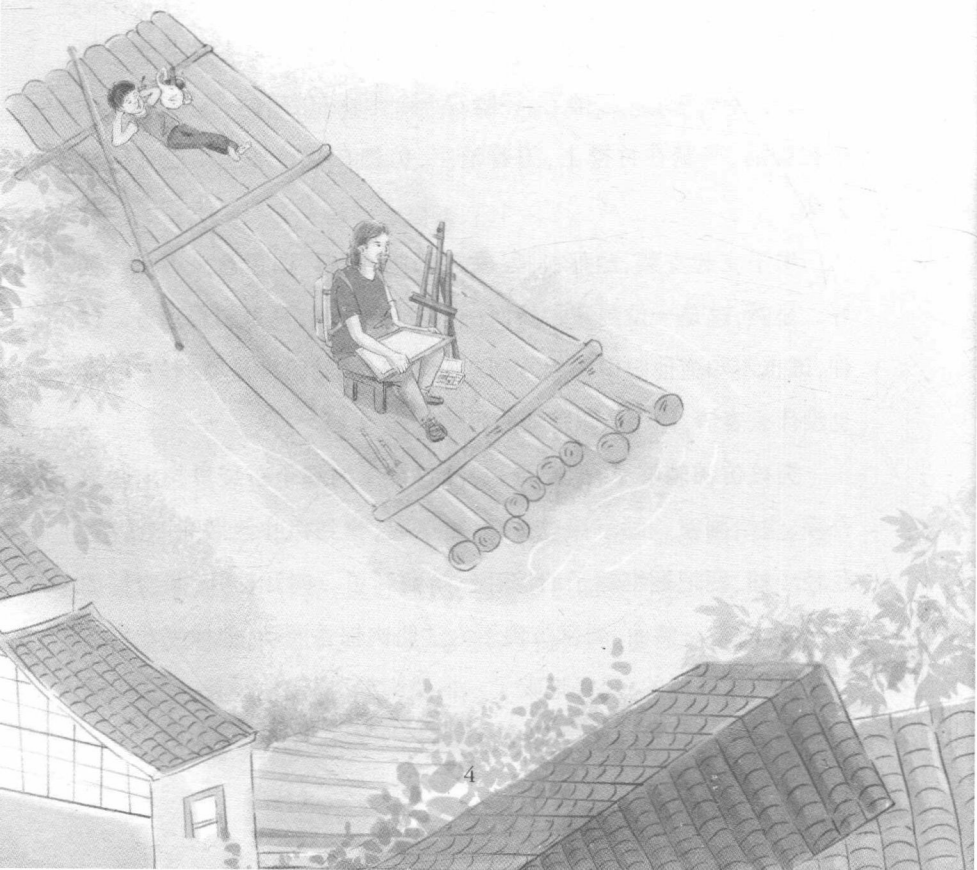


着，仿佛要把思绪嚼进这腊肉粽里，仿佛要把心中的那点儿情怀嚼出来。

画家继续望着远方，谁也不知道是哪里的远方。

男孩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吃早饭，他解开粽子，先是闻了闻，再舔了一口，随后便大口大口地吃着，腊肉的香，瞬间便香进了他的心里。

画家的眼神，终于不再空洞。他的视线，在东水门那边。



一个小小的身影,从东水门出来。这是一个十三岁的女孩,剪着标准的童花头,齐眉刘海,两侧头发与耳垂齐平,略向内扣,让女孩的脸显得极为柔和,让女孩性情显得极为温顺。女孩身穿一件对襟亚麻中袖衬衫,亚麻衬衫上那些别致而又低调的大团牡丹花,那些精致的盘扣,与这初夏的塘河水,相映相衬,格外协调。

女孩端着一个白色的瓷盆,盆里放着几件衣服,她顺着石级,一步步下到东码头。

东码头上,有几块大而平缓的洗衣石,从它们那光滑的表面可以看出,从古至今,不知道有多少洗衣槌在上面敲出过动听的洗衣谣,不知道有多少脚板在上面踩出过优美的旋律,不知道有多少衣服、多少被套在这里被一遍一遍地清洗,直至发白,直至破旧……这里,曾是古镇人洗衣服的好地方。

而今,家家户户都在家里安上了洗衣槽,他们要么用自来水,要么从山上引水进屋,要么凿井取用地下水……总之,人们都不大来东码头洗衣服了。

塘河水在召唤。洗衣石在召唤。

这样的古村落,怎能少了浣洗声?

来了。一个十三岁的女孩,穿着与古镇相宜的对襟衣衫,端着与古镇相宜的瓷盆,踩着与古镇相宜的青石板,来到古镇的东码头,浣洗衣服。

这所有的相宜,都走进了画家的眼中。他的眼神不再空洞,他的脸上有了表情,他拿起画笔,开始调颜料,开始勾勒……

女孩并不看河心的竹排一眼,只管专心地搓洗着自己的衣服。



不知不觉间,女孩的洗衣刷,随着一漾一漾的河水,渐渐地离女孩远去。等女孩回过头来要拿洗衣刷的时候,洗衣刷已经漂到了她够不着的地方。

竹排上那个瘦小的男孩,用手拍打着河面,他希望拍打出来的波浪,能把洗衣刷漾到女孩那里去。可是,那些波浪仿佛在和男孩作对,它们把洗衣刷漾得更远了。

女孩嘟着嘴,瞪着竹排上的男孩,有些生气的样子。

男孩连衣裤都没有脱,“扑通”一声,一头扎进了河里。河面上,不见了男孩的身影。不过,你可别担心,每个能在这条河里玩狗刨的孩子,都会在水下憋气,还能潜游很长一段距离,俗称“刹闷头”。

你看,男孩在离洗衣刷不远的地方,从水里探出头来,他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水,抓住洗衣刷,朝女孩这边游来。

女孩假装搓着衣服,假装没有看到男孩。男孩游到女孩身边,把洗衣刷放在洗衣石上,也假装没看见女孩,入水的时候,故意扑腾起很大的水花,那水花溅了女孩一脸一身。男孩假装不知道会有这样的后果,他像一条鱼儿一样,朝竹排游去。

女孩抹了抹头发上和脸上的水,冲着男孩远去的身影,撇了撇嘴,或许心里在埋怨着什么,但没有说出声儿来。女孩捡起洗衣刷,做出要朝男孩扔去的样子,但她终究还是没有扔出去。

男孩上了竹排,浑身在滴水。

画家脱下自己的T恤,递给男孩,示意他换下来。

男孩朝女孩这边望了望,见女孩没有看他,他迅速地脱掉湿透了的衣裤,把画家的T恤穿上。真好,这T恤够长,已没过男孩的膝

盖,他不用担心会露出屁股蛋儿了。男孩把刚才脱下来的衣裤晾在斜撑着的竹篙上,衣服如一面独特的旗帜,在向塘河水讲述着刚才的英雄事迹。

那个洗衣服的女孩,是古镇“老茶坊”老茶家的外孙女儿,名叫冯小茶,十三岁,念初一,大家都叫她茶茶或小茶。

竹排上的男孩,是石龙门庄园陈天和家的儿子,叫陈大壮,十岁,念小学三年级。

至于那个画家,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,到这里做什么,又要到哪里去,只知道他叫陈丹砚,只知道这些年来他时常来石龙门庄园住一段时间,走一走,看一看,画一画。画家的头发很长,胡子也很长,人们都叫他胡子画家,孩子们便叫他胡子叔叔。

2

茶茶端着装有干净衣服的白瓷盆,离开东码头,沿着青石板,一步一步往上走,往东水门走去。

进了东水门,便进到了塘河老街。再沿着青石板街往上走一小段,便到了茶茶的家。

茶茶家的屋檐上挂着的那块随风飘摇的幌子上,赫然写着一个字——茶。

老茶坊是古镇古老建筑中的一幢。光看那斑驳的外墙,便知这幢屋子所经历过的沧桑岁月。它没有新式洋房的光鲜,却有古旧朴实的内涵,那一门一窗,一檐一梁,都氤氲着让你品鉴让你回忆让你